

三人行

下

以真情为耻的年代，震撼心灵的寻爱之旅！

艾米……著
Works of Amy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艾米……著
Works of Army

三人行

①

致亲爱的读者

五年前，我为排遣最心爱的人海归之后的寂寞无奈，开始在网上连载我和他的故事，原本等着听大家嘲笑我变得太痴太傻的，想不到却吸引了你们这些知我、懂我、支持我的读者，一路跟来，结为知音。

因为有了你们的喜爱和盼望，我才会笔耕不辍，写完了我自己的故事，再写我的好友静秋等人的故事，最后发展到写素未谋面的网友的故事。只要是令我感动的故事，我都乐意写出来，因为我知道一定能感动你们。

五年来，我们一起为爱欢笑，为爱流泪，我们的生活因为爱的故事而充实，我们的世界因为爱的道理和甜蜜，值此上网码字五年之际，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我做了这套精美的“艾米五年典藏”文集。在此，我衷心感谢他们，并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版本。

艾米
FROM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人行·下 / 艾米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.10

ISBN 978-7-5354-6074-5

I. ①三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99368号

选题策划:姚常伟 马培培

特约监制:王平

责任编辑:张芬之

封面设计:所以设计馆

插画设计:骆玫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027-87679300)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(电话:010-83670231)

http://www.cjlap.com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本:69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印张:14.75

版次:2012年10月第1版

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80千字

定价:28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// 001

第二章 // 052

第三章 // 105



第四章 // 167

第一章



接下来的那段时间，是安洁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。她知道自己受了伤，因为她看见了手上腿上脚上的血，摸到了脸上的血，整个右边身子都是钻心的痛。她不由得大声哭叫起来，觉得自己肯定是要死了。

崔灵好像安然无恙，而且马上就镇定下来，查看安洁的伤势，想把她从座位上弄出来。但安洁稍微动一下，疼痛就更剧烈，只好大声号叫，叫崔灵别动她。崔灵拿出手机打911，然后安慰她说：“我已经打了911了，救护车很快就会来了，你别怕，没事的……”

她怎么可能不怕？她知道一个人的血流完了就会死掉，她忍着痛，查看自己的伤，结果发现不知道是汽车的什么部位刺进她的右边大腿，她好像是被钉在车里了，她脑子里闪过“破伤风”、“败血症”等各种恐怖的词，吓得大声尖叫。很多人围了过来，但都没办法把她弄出来，因为她车

右边的门被撞得凹进去了，车门打不开，她被凹进的车门紧紧夹住了。

她现在才知道电视、电影上对车祸的描写都是假的，那些车祸都是刚一发生，救护车就来了，一转眼就把受伤的人送医院抢救去了。而那些受伤的人呢，都是一撞就昏死过去了，什么疼痛也感觉不到，等他们醒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了。

撒谎！都是撒谎！她受这么多伤，流这么多血，疼这么厉害，还是没昏死过去，害她每秒每秒地感受痛苦，而救护车也好像过了一万年还没来一样，她除了哭，真的是没别的办法。

警车还在救护车之前到了，大家一下丢开她，不知干什么去了。她更大声地哭叫，想让警察把她从车里救出来。几个警察过来查看她的情况，但不敢动手，说已经叫了救护人员了，很快就能把你弄出来。

等救护车赶到的时候，她已经哭得精疲力竭了，感觉自己的血已经流尽了。他们怎么把她弄出来的，她已经没精力留意了，只知道当他们把她从车里弄出去的时候，她腿上的血往外一冒，她吓得闭上眼睛，几乎疼得昏死过去了。

一直到她被推进了急救室，打了麻药之后，她才从痛苦的深渊跳了出来，沉入了一种昏睡的状态。

不知道昏睡了多久，她慢慢醒过来，觉得整张脸都肿得紧绷绷的，眼睛几乎睁不开，不知道是哭成这样的，还是受伤的结果。她的身体发麻，感觉不到自己的腿脚。她的头昏昏沉沉，就像喝醉酒一样，嘴里是一种又淡又麻的感觉，胃里也很难受。总之，是要多痛苦就有多痛苦，痛苦得无法形容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听见了崔灵的声音：“姑娘，你醒了？”

她沙哑地问：“我……在哪？”

“还能在哪？当然是在医院……”崔灵握住她的左手，“还好，只是些皮外伤……就是大腿上伤口深一些……”

“你……怎么样？”

崔灵开玩笑说：“啊，英雄，你是共产党员吧？自己都这样了，还在关心我？真让我感动啊！我没事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你要不要张罗着

交党费？”

崔灵嘻嘻哈哈地打趣，大概是想把气氛弄轻松一些，但她笑不出来，就闭着眼睛让崔灵去瞎说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听到右边有个男声说：“让她休息吧，她现在很虚弱……”

她马上睁开眼，费力地把头向右边扭，想看看那人，因为那个声音的主人现在不应该在这里，而应该在千里之外开会。

大概是见她向右边扭头太费劲，右边那个人转到病床的左边，轻声问：“你醒了？饿不饿？”

她看见一个身穿西服的苍博士站在她床前，笑微微地看着她，搞得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，到了天堂或者天宫什么地方。她问：“你……怎么在这里？我……死了吗？”

崔灵忍不住笑起来，说：“我让你们两个在天堂叙叙旧……”然后就跑病房外去了。

苍博士笑了一下，对安洁说：“你知道开玩笑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她问：“你不是在Q州开会吗？”

“被你一车撞回来了……”

她想笑，但脸上的皮肤牵得好痛，她意识到刚才病房里就他们三个人，那他一定是跟崔灵一起来的。她的脑子很糊涂，完全不能连贯思考，只转着一个念头：原来他真是崔灵的男朋友！她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一定很难看，白白地给崔灵做陪衬。她伤心地问：“我……现在是不是很难看？”

他笑了一下：“真是小孩子，一心只想着难看不难看……没想想自己大难不死，多么幸运？”

“你帮我找个镜子来……”

他把话题岔开了：“想吃什么？告诉我，我去帮你弄……我知道你不爱吃美国餐。”

“我想吃……粥……”

“好，我现在就去想办法，你好好休息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他说着，就走出病房去了。

她听见他在病房外小声跟崔灵说话，嗓子压得很低，她听不见他在说

什么，只听见崔灵说：“OK，OK……我等你回来……”

崔灵很快就回到了病房，安洁想问问车祸的事，但又怕崔灵内疚，便忍着不问，等崔灵自己提起。

崔灵主动说：“这次车祸不能怪我啊……”

“我也有责任，我不该说你开得太快了……你是赌气把车停下的吗？”

崔灵委屈地说：“怎么你也这样冤枉我？你自己在车上，难道看不出不是我停的车？”

她无力地问：“那是谁停的车？”

“谁也没停车，是你那……破车……出了问题，突然死火了。”崔灵有点激动，“我开了这么久的车，那条路我不知开过多少遍了，怎么会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呢？我……找死啊？肯定是你那车的问题！”

“我车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反正不是我的问题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绝对没踩刹车。我那时正在向右边换道，我怎么会踩刹车呢？我踩的是油门！”

“会不会是……踩错了？”

崔灵更生气了：“你真是外行！我就是睡着了都不会踩错！我的脚一直踩在油门上，既然我要加速，我只会更下劲地踩油门，怎么会把脚移到刹车上？”

安洁又累又糊涂，告饶说：“算了，我们别说这事了吧，说得大家都生气。反正事情已经出了，不管是谁的责任也不能……”她想到自己脸上的伤，不由得很黯然。

但崔灵还不肯罢休：“这事一定要搞清楚，不然你们都以为是我的错，警察已经给了我一个交通事故传票，搞不好会吊销我的驾驶执照。你又受了这么多伤，肯定也是怪我一头包……我不把这事搞清楚，我就成了千古罪人了。”

“我怎么受伤的？”

“首先是我们的车停在路上，然后是我们这条道上的一辆车撞在我们车尾，但因为我正在换道，而他也在避免撞车，所以是斜着撞上来的，把我们的车顶得斜在两条道上。我们右边那条道上的一辆车撞上来，正好撞

在你那边的车门上……”

“我们的气囊呢？”

“气囊没弹出来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车头没撞，也可能是你那破车气囊质量不好，而且你那车肯定没有侧面气囊，前面的气囊弹出来也是白弹……”

现在轮到安洁为自己的“破车”惭愧了。

崔灵大卖后悔药：“早知道如此，就该开我那辆车的……我那时想送你到机场后就直接去搞我的侦探，所以开了你的车，没想到你那破车……”

停了一会儿，崔灵说：“如果你不穿裙子就好了，你昨天要是穿牛仔裤，你的腿就不会伤那么重……”

再过一会儿，崔灵又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你不去开这个会就没事了……”

安洁想说“这都是马后炮”，但她没说，知道说了也没用，也是马后炮。

崔灵好像也意识到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唉，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，都是‘马后炮’，要像我这么说，还不如说‘早知道如此你不出生就好了’……”

安洁也搞不懂为什么自己的运气这么不好，也许真的就是不该出生，生到这个世界上，就很难说不遇到天灾人祸。

崔灵还在唠叨：“其实我这个人是很注意行车安全的，每次上路之前都要检查刹车，哪里知道刚好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，不是刹不住车，而是太刹得住了……不踩都能自己刹住……”

“医生怎么说？我……会不会残废？”

“不会，医生说你是奇迹，连环撞车，你连骨头都没受伤，脚踝那里扭伤了，但只伤了肌腱，大腿的伤有点深……其他都是擦伤刮伤。”

“我的脸呢？我脸上会不会……落下伤疤？”

崔灵很肯定地说：“不会，脸上没事……”

她知道自己脸上肯定不是“没事”，因为她的脸到现在还是紧绷绷的，连说话都觉得脸上的皮肤扯得痛。但她没力气跟崔灵辩论，只虚弱地

说：“我好累，想睡一会儿，你……也回去休息吧……”

“安迪叫我守在这里等他回来的，你睡吧……”

安洁听崔灵叫苍博士安迪，又说要等他回来，就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她闭上眼睛装睡，借以避免跟崔灵说话，但她心里一刻也没停止活动。她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搞不懂崔、康二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一会儿像是男女朋友，过一会儿又被“澄清”了；再过一会儿，他们又成了男女朋友；再过一会儿，又“澄清”了；现在又成了男女朋友，好像已经算得上“人赃俱获”了，大概不会“澄清”了。

她觉得头很疼，脑子很乱，思维都是支离破碎的，想推理也推不了。但有一个念头很清晰：我现在破相了，成了一个丑八怪，不要说苍博士，谁都不会爱我了。

她万念俱灰地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想睡又睡不着，想动又动不了，很难受，很无聊，死的心都有了。

好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才听见苍博士回来了，在跟崔灵小声说话：“你吃不吃点？我买了很多……”

然后，是崔灵有点娇憨的声音：“哇，好香啊！我也要吃。”

她睁开眼，看见苍博士已经换掉了西服，穿着一件茄克，很随意的样子。他凑近来问她：“皮蛋粥，行不行？”

“随便吧……我无所谓……”

他好像察觉到她心情不好，边给她盛粥，边自嘲说：“本来想自己煮的，哪里知道米放多了，没想到那米的长势那么好，一煮就从锅子里冒出来了，搞得炉子上到处都是，只好跑外面去买粥。”

她听得有点感动，尽量在脸上加点笑容。他把她的床头调高了一些，在粥碗里插了根很粗的吸管，让她吃粥。她试了一下，很费力，得用劲吸，而她稍一用劲，就引来一阵疼痛。

他看出来，问：“这样不行吧？那让崔灵喂你吧，这里有小匙子……”

崔灵推托说：“我正在吃粥，哪里有手喂她？你喂吧。”

苍博士也不客套，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喂安洁吃粥。她本来想提出自己吃，但她浑身麻木，而且右手也受了伤，不方便，就以歪就歪，让他喂



安洁听得有点感动，尽量在脸上加点笑容。苍博士把她的床头调高了一些，在粥碗里插了根很粗的吸管，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喂安洁吃粥。

她，只不时地瞟一眼崔灵，看崔灵有没有不高兴。

崔灵好像没什么不高兴的，总是乘苍博士不注意的时候对她做鬼脸。她放心了，可能崔灵不是那种小气的人，也可能崔灵对自己很有信心。

崔灵说：“噢，想起来了，我也给你姐姐打过电话了，他们会尽快赶来……”

“你不该给我姐姐打电话的，害他们跑一趟，耽误上班上课……”

“这么大的事不通知你姐姐？谁担待得起？”崔灵吃完粥，就说现在得走了，得去见警察，明天再来看安洁，然后就告辞了。

安洁提醒苍博士：“你不去送她吗？”

他扬起眉毛，看了她一会儿，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

他果然是马上就回来了，汇报说：“好快的动作，一下就走得看不见了。大白天的，停车场又近，应该没什么吧……”



苍博士又在床边坐下，接着喂安洁吃粥。她很乖地吃，但眼睛老是盯着他看，结果发现他有时把勺子喂到她嘴边的时候，她还没张嘴，他自己的嘴倒先微微张开了，好像在引诱她张嘴似的。等她闭上嘴咀嚼的时候，他也闭上了嘴，好像在帮她使劲。

她看他那么严肃认真地喂她吃粥，还身体力行地动嘴动腮，忍不住想笑，但一笑就觉得右脸的皮肤牵得好痛。她知道自己的右脸一定有个很大的伤口，一定会落下一个很大的伤疤，说不定还不止一个伤疤，而是纵横交错、星罗棋布的伤疤。她想到好不容易有个机会跟他在一起，但自己却这么难看，而且从此就破了相，不由得伤心起来，眼泪直往下滚。

他好像吓坏了：“怎么啦？是这粥……烫了你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“那是……伤口疼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他哄她：“快别哭了，不然眼泪流到伤口里去了……”

她一听说眼泪会流到伤口里去，马上不敢再哭了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想到自己……破相了……”

他舒了一口气：“原来是为这？怎么会破相呢？长一长就好了的，木亚华说了，只要不吃带色素的东西，不会留下疤痕的……”

“木亚华这样说了？”

“嗯，她对你很了解啊，她说你腿上脚上的伤都没什么，就是你脸上的伤一定会让你着急。我问过餐馆的人，他们说粥里没酱油。要不，我们连皮蛋也不吃吧，皮蛋不是黑色的吗？”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他接着喂她，但是把皮蛋都挑开了。

吃了粥，她觉得胃里舒服多了，她问：“你跑这里来，那你做主持的事呢？”

“主持嘛，最简单了，谁都会做，就是介绍一下发言人。他们随便找个人顶替就行了。”

“真抱歉，害得你会也没开成……”

“抱歉的应该是我，如果我不叫你去开这个会，就不会有……这件事了……”

她抢着承担责任：“不怪你，怪我自己，是我自己要去开会的。我不该叫崔灵送我的，如果我自己开车，无非就是慢一点，但不会出这么大的事……”

“应该不是崔灵的问题……”

她有点酸溜溜地想，他可真护着崔灵啊！她反问：“那你也认为是我车的问题？”

“可能也不是你车的问题……说不定是有人破坏了你的车……”

“有人破坏我的车？”

“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有小孩子在你车里玩的事？”

“是那些小孩子破坏我的车？为什么？我又没得罪他们……”

“倒不见得是小孩子破坏你的车，但你说过，你的车是锁了的，那些小孩子怎么能进去呢？也许有什么人为了做手脚，想办法打开了你的车门，但忘了锁上，所以那些小孩子跑进去了。”苍博士说，“这事都怪我，我当时没想到有这么严重……”

她安慰他说：“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那时就叫我把车拿去检查，我也的确拿去检查了，要怪只能怪修车的人。”她诧异地说：“如果真是有人破坏了我的车，为什么修车的人没看出来呢？”

“修车的人可能也没认真检查，或者不知道该查哪一部分。崔灵已经出面向警方报案了，他们会调查这件事的。你先好好休息，休息好，伤才好得快。现在睡一会儿吧……”

她的确很累，就乖乖地闭上眼睛，但她一直尖着耳朵在听他走了没有。她听见他好像坐在她床边的椅子上，她偷偷看了一眼，他的确坐在那里，她才放心地睡了。

后来，是小华的声音把她弄醒了，她听见小华在问：“妈妈，安阿姨死了吗？”

木亚华小声呵斥道：“别乱说！阿姨怎么会死呢？阿姨过几天就能出院……”

她见木亚华来了，忙睁开眼睛。小华汇报说：“妈妈，阿姨真的没死，她睁开眼睛了……”

木亚华走上前来，笑着对她抱歉：“真拿小孩子没办法，你越不让她说的话，她越要说，安阿姨别见怪……”

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童言无忌。小华，阿姨是不是很难看？”

她知道木亚华一定在给小华使眼色，免得小华实话实说，但她听见小华说，“什么是‘难看’？是不是‘很难看见’？是的，我觉得她很难看见。阿姨，你的眼睛好鼓啊，像金鱼的眼睛，我看不见你的眼珠，你能看见我吗？”

她看见小华穿着一件红毛衣，头发高高地梳成一个马尾辫，她说：“我能看见你，你很漂亮。”

“你能看见我？那你就别‘难看’……”

苍博士的声音：“还是小华会说话。阿姨最关心的就是她是不是很难看见……”

小华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？是不是她要瞎了？”

木亚华无奈地摇摇头：“真拿她没办法，总是瞎说一气。小华，叫叔叔带你出去玩一会儿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

苍博士和小华出去之后，木亚华说：“把他们支出去，免得小华在这里乱说……”

“没事，我不迷信……”

木亚华说：“嗨，你还别说，有些事搞得你不迷信还不行呢。你记得不记得，你做过一个撞车的梦的？人家说梦是反的，就真是反的呢。你梦见你撞了人，结果是人撞了你。看来以后对梦要多多分析，说不定可以预言未来。”

说起那个梦，安洁一下就想到钟新身上去了，心想会不会是钟新搞报复，把我的车破坏了？

木亚华说：“你这次真不该让崔灵送你的，她开车一直就是毛毛躁躁的，又爱卖弄，总是故意用一只手开车，那都是人家男生爱干的事。但是男生不同啊，人家手大，力气大，一只手转得动方向盘。她一个女孩，也一只手开车，那还能不出事？这倒好，她肇事的毫发无损，你这个坐车的倒还替她受这么多伤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她爱一只手开车？”

“小华告诉我的，说崔阿姨好会开车，只用一只手。小华还叫我也一只手开车，我才没那么傻呢。她带小华出去兜风，我都担着一把心，后来听小华说了她一只手开车的事，我就不让小华跟她出去兜风了。这次也怪我，如果我多一句嘴，把这些早告诉你就好了……”

“可能不是崔灵的错，可能是有人破坏了我的车……”

“谁会破坏你的车？你这个人又不讨人恨，怎么会有人下这个手？”

安洁想说我怎么不讨人恨？钟新就很恨我。但她忍着没说，因为木亚华说过，钟新即使有这么坏，也没这个能力，她不想跟木亚华抬杠。

木亚华说：“崔灵当然要把这事推到别人头上，不然的话，你不恨她一辈子？好好的女孩子，搞破了相……”

安洁紧张地问：“我会破相吗？你看见我脸上的伤口没有？有多长？多宽？以后长不长得好？”

木亚华连忙改口：“我刚才乱说的，你不会破相的，怎么会呢？”

“你看见我脸上的伤口了？”

“我没看见，我昨天来的时候，你的脸已经包上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……应该不严重吧，听说是窗玻璃划伤的，应该不深……”

安洁垂头丧气：“玻璃划伤的？那肯定要留下一个疤了……不知道有多长？”她伸出没受伤的左手，想把脸上包的东西撕掉，试了两下，没用，便恳求木亚华说，“我撕不动，你帮我撕开，看看有多长……”

木亚华赶快阻拦：“快别撕开了，当心感染了，越烂越大……”

安洁吓得不敢撕了，又嚤嚤地哭起来。木亚华劝解说：“别哭了，当心眼泪流到伤口上去了……你的车买的什么保险？如果是全保，说不定可以赔钱让你去做个美容手术……”

“做……美容手术……能把脸上的疤痕去掉？”

“当然能！现在美容技术高得很，什么样的疤去不掉？不过你记得别吃含色素的东西，就不会留下一道深色的疤，根本用不着美容手术就能长好。小华小时候摔跤，把鼻子下面摔破了，我很注意没让她吃含色素的东西，现在差不多看不出来了……”

安洁仍不放心：“可她那只是鼻子下面一点点，我这是脸上……肯定是很长的一道……说不定是几道……我真是恨死了这个破坏我车的人……”

木亚华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觉得应该没谁破坏你的车。崔灵自己讲的，她说你的车右边的门撞成了小于符号，警察叫了拖车来拖走。当别人把你的车往拖车跟前开的时候，她想起你的包和箱子还在车里，连忙跑过去帮你把东西拿出来了。那说明你的车撞过之后还能开，并没死火的问题。”

安洁愣了：“她这样说了？”

“当然啦，你要不信，等她明天来了亲自问她。”木亚华安慰说，“你也别太难过，已经撞了，难过也没用了，而且这事还让老康显了一回

真情，也算因祸得福……”

“他显什么真情？”

“他见你没去开会，急得要命，到处打电话，开始打到我这里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你的事，我只说你室友送你去机场了，说不定是飞机晚点了。他打电话到机场，查询你上了哪趟班机，结果发现你根本没上飞机。他又打电话给我，要我把送机人的电话号码告诉他。我告诉了他，他又给崔灵打电话，从崔灵那里才知道车祸的事。他一听说这事就跑到机场去等座位，等到一个座位就乘飞机赶回来了……”

安洁听了，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，但她怕理解错了，就推敲道：“他是老师，自己的学生没去会场，他当然要查一查……”

木亚华笑着说：“噢？原来是这样？那有些事我也不告诉你了……”

安洁慌了，忙问：“还有什么事？你快告诉我……”

木亚华笑得更厉害了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不是说对他不感兴趣的吗？怎么这么想知道？”

“哎呀，快告诉我吧，你搞得我……头疼起来了……”

“快不要拿头疼吓我，告诉你吧。”木亚华添油加醋地说，“他昨晚来医院的时候，我刚好在这里，因为他拜托过我了，叫我等到他来后再离开。那时你已经从手术室出来了，我坐在你病房外的长椅子上，小华已经困得不行，躺在椅子上，头枕着我的腿睡着了。这时，只见走廊那头的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身穿西服的帅哥……”

木亚华还没讲完，先把自己笑倒了。安洁催促道：“快讲啊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没什么好笑的吗？怎么我觉得讲变了味，像恐怖电影一样了？”

木亚华笑了一阵，继续讲，“帅哥走到我跟前，对我说：‘你现在可以带小华回去休息了！你自己去停车场怕不怕？’我说不怕，他就撇下我们母女，几步抢进你病房里去了。我走的时候，特意推门进去看了一下，看见他坐在你床前，眼巴巴地望着你，仿佛心都急碎了一样，那个样子，真的可以上电视了……”

“你乱编的吧？”